

新唐書



宋 歐陽修 宋 祁 撰

新唐書

第 一 九 冊

卷二〇六至卷二一七下(傳)

中 華 書 局

唐書卷二百六

列傳第一百三十一

外戚

獨孤懷恩

武士護

士稜

士逸

承嗣

三思

懿宗

攸暨

韋溫

王仁皎

守一

楊國忠

李翊

鄭光

凡外戚成敗，視主德何如。主賢則共其榮，主否則先受其禍。故太宗檢貴倖，裁賞賜，貞觀時，內里無敗家。高、中二宗，柄移豔私，產亂朝廷，武、韋諸族，耄嬰頸血，一日同汗鈇刃。玄宗初年，法行近親，裏表脩敕。天寶奪明，委政妃宗，階召反虜，遂喪天下。楊氏之誅，噍類不遺，蓋數十年之寵，不償一日之慘，甲第厚貲，無救同坎之悲，寧不哀哉！代、德而降，閹尹參嬖，後宮雖多，無赫赫顯門，亦無刀鋸大戮。故用福甚者得禍酷，取名少者蒙

責輕，理所固然。若乃長孫无忌之功，武平一之議，吳激之忠，弗緣內寵者，自見別傳云。

獨孤懷恩，元貞皇后弟之子也。父整，仕隋爲涿郡太守。懷恩之幼，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。逮長，稍學記書，而居財不訾，喜交豪猾博徒。爲鄆令，以疾免。

高祖平京師，拜長安令，頗嚴明，如職而辨。帝受禪，擢工部尚書。初，虞州刺史章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，不克，帝遣懷恩代將。性貪，寡算略，數戰無功，士喪沮，詔書切責，而懷恩稍怨望。帝嘗與戲曰：「弟姑子悉有天下，次當爾邪？」懷恩內喜，以爲天命。旣而居忽忽，咤曰：「我家渠獨女子富貴也？」因謀亂。

是時，虞鄉南山多宿盜，而劉武周使宋金剛略滄州，帝發關中軍屬秦王，屯柏壁。繇是懷恩與麾下元君寶、解令榮靜謀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，割河東以啗之，引羣賊取永豐倉，絕秦王餉道，長驅三輔。會君素死，而行本得其兵，部畫已定，而夏人呂崇茂殺縣令應武周。帝敕懷恩與永安王孝基、陝州總管丁筠、內史侍郎唐儉擊夏，爲金剛所掩，諸將皆沒于賊。君寶與開府劉讓私侮懷恩曰：「不早舉大事，以及斯辱也。」故謀寢露。及秦王敗武周於美良川，懷恩逃歸，帝命率師攻蒲州。君寶聞曰：「王者不死，果其然！」唐儉知狀。會武

周還劉讓求罷兵，因白發懷恩等姦。于時行本舉蒲州降，懷恩勒兵入城，帝方濟河而讓至，具得反狀。帝召之，懷恩不知也，單舟以來，即縛之，窮索黨與，縊死于獄，以首徇華陰市，籍入其家。

武士彠字信，世殖貨，喜交結。高祖嘗領屯汾、晉，休其家，因被顧接。後留守太原，引爲行軍司鑾參軍。募兵既集，以劉弘基、長孫順德統之。王威、高君雅私謂士彠曰：「弘基等皆背征三衛，罪當死，奈何授之兵？吾且劾繫之。」士彠曰：「此皆唐公客，若爾，必大有嫌。」故威等疑不發。會司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劾募人狀，士彠脅謂曰：「討捕兵悉隸唐公，威、君雅無與，徒寄坐耳，何能爲？」德平亦止。兵起，士彠不與謀也。以大將軍府鑾曹參軍從平京師，爲光祿大夫、義原郡公。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，帝笑曰：「爾故王威黨也，以能罷繫劉弘基等，其意可錄，且嘗禮我，故酬汝以官。今胡廷妄媚我邪？」累遷工部尚書，進封應國公，歷利、荆二州都督。卒，贈禮部尚書，諡曰定。高宗永徽中，以士彠仲女爲皇后，故崇贈并州都督、司徒、周國公。咸亨中，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、太原郡王，配享高祖廟廷，列功臣上。后監朝，尊爲忠孝天皇，建崇先府，置官屬，追王五世。后革命，更於東都立

武氏七廟，追冊爲帝，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。先天中，有詔削士護僞號，仍爲太原王，廟遂廢。

始，士護娶相里氏，生子元慶、元爽。又娶楊氏，生三女。元女妻賀蘭氏，早寡。季女妻郭氏，不顯。士護卒後，諸子事楊不盡禮，銜之。后立，封楊代國夫人，進爲榮國，后姊韓國夫人。於時元慶已官宗正少卿，元爽少府少監，兄子惟良衛尉少卿。楊諷后上疏出元慶等于外，以示退讓。由是元慶斥龍州，元爽濠州，惟良始州。元慶死，元爽流振州。乾封時，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懷運與岳牧集泰山下，於是韓國有女在宮中，帝尤愛幸。后欲并殺之，卽導帝幸其母所，惟良等上食，后寘堊焉，賀蘭食之，暴死。后歸罪惟良等，誅之，諷有司改姓「蜺氏」，絕屬籍。元爽緣坐死，家屬投嶺外。

后取賀蘭敏之爲士護後，賜氏武，襲封，擢累左侍極、蘭臺太史令，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。敏之韶秀自喜，悉於榮國，挾所愛，佻橫多過失；榮國卒，后出珍幣建佛廬徵福，敏之乾匿自用；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爲太子妃，告婚期矣，敏之聞其美，彊私焉；楊喪未畢，褻衰粗，奏音樂；太平公主往來外家，宮人從者，敏之悉逼亂之。后疊數怒，至此暴其惡，流雷州，表復故姓，道中自經死。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護後，宗屬悉原。

士護兄士稜、士逸。

士稜字彥威，少柔愿，力于田。官司農少卿，宣城縣公，常主苑囿農稼事。卒，贈潭州都督，陪葬獻陵。

士逸字遜，有戰功，爲齊王府戶曹參軍，六安縣公。從王守太原，爲劉武周所執，嘗遣間人陳破賊計。賊平，擢授益州行臺左丞，數言當世得失，高祖嘉納之。終韶州刺史。

承嗣既還，擢尙輦奉御，襲周國公，遷祕書監、禮部尙書。俄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，未幾辭位。垂拱初，以春官尙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，改納言，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。性暴輕忍禍，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窈娘美，且善歌，奪取之，知之作綠珠篇以諷，婢得詩恨死。承嗣怒，告酷吏殺之，殘其家。

初，后擅政，中宗幽逐，承嗣自謂傳國及己，武氏常有天下，卽諷后革命，去唐家子孫，誅大臣不附者，倡議追王先世，立宗廟。又王元慶曰梁王，諡憲；元爽曰魏王，諡德；后從父士讓曰楚王，諡僖；士逸曰蜀王，諡節。又贈兄子承業曰陳王。而承嗣爲魏王，元慶子三思爲梁王，士讓之孫攸寧爲建昌王，攸歸曰九江王，攸望曰會稽王，士逸孫懿宗曰河內王，嗣宗曰臨川王，仁

範河間王，仁範子載德，潁川王，士稜孫攸暨千乘王，惟良子攸宜，建安王，攸緒，安平王，從子攸止，恆安王，重規，高平王，承嗣子延基，南陽王，延秀，淮陽王，三思子崇訓，高陽王，崇烈，新安王，承業子延暉，嗣陳王，延祚，咸安王。承嗣實封千戶，監脩國史。密諭后黨，閣舍人張嘉福，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己爲皇太子，以觀后意。后問岑長倩、格輔元，皆執不宜。承嗣不得已，奏請實諭嘉福等，不罪也。怨長倩等，皆以罪誅。以特進罷。未幾，復同鳳閣鸞臺三品。承嗣爲左相，而攸寧爲納言，故皆罷。又與三思同三品，不及月俱免，復拜特進。后決意還太子矣。久之，遷太子太保，不得志，軼軼憤死，贈太尉、并州牧，諡曰宣。

延基襲爵，后嫌斥其名，更曰繼魏王。長安初，與妻永泰郡主及邵王私語，張易之兄弟事，後忿爭，語聞，后怒，令自殺，以延義代王。

中宗復位，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，與羣臣白奏：「事不兩大，武家諸王宜皆免。」帝柔昏不斷，又素畏太后，且欲悅安之，更言攸暨、三思皆與去二張功，以折暉等，纔降封一級。三思王德靜郡，攸暨壽春，懿宗爲耿國公，攸寧江國，攸望葉國，嗣宗管國，攸宜息國，重規鄆國，延義魏國，攸緒巢國，崇訓鄆國，延祿爲咸安郡公。直臣宋務光、蘇安恆上書言：「武諸王饗封，不厭人心。」帝不悟。

載德終湖州刺史，諡武烈。攸歸歷司屬少卿，至齊州刺史，事母孝，姊亡期，不嘗五辛，

語輒流涕。攸止絳州刺史。三人死太后時，不及削封。

攸宜歷同州刺史，萬歲通天初，爲清邊道行軍大總管，討契丹，后親餞白馬寺，師無功還，拜左羽林大將軍。景龍時，遷右羽林，卒。總禁兵前後十年。嗣宗終司衛卿。

重規爲汴、鄭二州刺史，未至，役人營繕，后怒，貶廬州刺史。自是著令：諸王爲州，不得擅營治。突厥之叛，以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，與沙吒忠義、張仁亶引衆三十萬討之。左羽林大將軍閻敬客爲西道後軍，兵十五萬後援。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，終衛尉卿。

延秀母本帶方人，坐其家沒入奚官，以姝惠，賜承嗣，生延秀。突厥默啜薦女和親，后令延秀納之，詔右豹韜大將軍閻知微、右武衛郎將楊鸞、莊齋金幣送至突厥所。知微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寇，檀故延秀不得歸。神龍初，默啜請和，因延秀送款，還，封柏國公，左衛中郎將。宗兄崇訓尙安樂公主，數與宴昵，頗通突厥語，傲虜諷舞，姿度閑冶，主愛悅。會崇訓死，遂私侍主，後因尙焉。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，封恆國公。三思死，韋后復私延秀，故延秀益自肆。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：「今天下係心武家，庶幾再興。且讖曰『黑衣神孫被天裳』，神孫非公尙誰哉？」因勸服阜衣惑衆。韋后敗，尙與主居禁中，同斬肅章門。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。諸武屬坐延秀誅徙者略盡，獨載德子平一以文章顯，與攸緒常避盛滿，故免，自有傳。

攸寧，天授中擢累納言。踰年，以左羽林衛大將軍罷，俄還納言。久乃罷爲多官尙書。聖曆初，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自承嗣，三思罷政事，間一年，攸寧、三思復當國，置句使，苛取民貲產，毀族者凡七十八，呼天自冤。築大庫百餘舍，聚所得財，一昔火，不遺一錢。以多官尙書罷。神龍初，終岐州刺史，贈尙書右僕射。

三思當太后時，累進夏官、春官尙書，監脩國史，爵爲王。契丹陷營州，以榆關道安撫大使屯邊。還，同鳳閣鸞臺三品，踰月去位。又檢校內史，罷爲太子少保，遷賓客，仍監國史。

三思性傾諛，善迎諧主意，鉤探隱微，故后頗信任，數幸其第，賞予尤渥。薛、二張方烝蠱，三思痛屈節，爲懷義御馬，倡言昌宗爲王子晉後身，引公卿歌咏淫汙，覩然如人而不恥也。后春秋高，厭居宮中，三思欲因此市權，誘脅羣不肖，卽建營三陽宮於嵩山，興泰宮於萬壽山，請太后歲臨幸，已與二張扈侍馳騁，竊威福自私云。工役鉅萬萬，百姓愁歎。

崇訓之尙主也，三思方輔政，中宗居東宮，欲寵耀其下，乃令具親迎禮。宰相李嶠、蘇味道等及沈佺期、宋之問諸有名士，造作文辭，慢泄相矜，无復禮法。中宗復位，擢崇訓駙馬都尉、太常卿、兼左衛將軍。三思進位司空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加實戶五百。固辭，進開

府儀同三司。會降封，裁減實戶。俄以太后遺詔還所減，而封崇訓鎬國公。

初，桓彥範等已誅二張，薛季昶、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，不從。翌日，三思因章后潛入宮中，反易國政，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，所斥去者悉還。詔羣臣復循太后法。三思建言：「大帝封泰山，則天后建明堂，封嵩山，二聖之美不可廢。」帝聽其言，遂更名五縣曰乾封、合宮、永昌、登封、告成云。明年春，大旱，帝遣三思、攸暨禱乾陵而雨，帝悅。三思因主請復崇恩廟，吳、順二陵，皆置令丞。其黨鄭愔上聖感頌，帝爲刻石。補闕張景源建言：「母子承業，不可言中興，所下制書皆除之。」於是天下名祠改唐興、龍興云。補闕權若訥又言：「制詔如貞觀故事。且太后遺訓，母儀也；太宗舊章，祖德也。沿襲當自近者始。」帝褒答。是時，起毬場苑中，詔文武三品分朋爲都，帝與皇后臨觀。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，以利其澤，用功不訾，人苦之。

三思既私章后，又與上官昭容亂，內忌節愍太子，卽與主謀廢之。太子懼，故發羽林兵圍三思第，并崇訓斬之，殺其黨十餘人。

時疾三思姦亂竊國，比司馬懿。其忌阻正人特甚，嘗曰：「我不知何等善人，唯與我者殆是哉。」與宗楚客兄弟、紀處訥、崔湜、甘元東相驅煽，王同皎、周憬、張仲之等不勝憤，謀殺之，爲冉祖雍、宋之慈、李懷所白，皆坐死。因逮染五王，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，故祖

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，號「三思五狗」。司農少卿趙履溫、中書舍人鄭愔、長安令馬嶠、司勳郎中崔日用、監察御史李愔，託其權，熏炙中外，其尤干政事者，天下語曰：「崔、冉、鄭，亂時政。」以爵賞自相崇樹，凡構大獄，汙點善良，破壞其宗，天下爲蕩然。始韋月將、高軫上疏，極言三思過惡，有司殺月將，逐軫惡地。黃門侍郎宋璟執奏，俄見斥。其權大抵如此。

既死，帝爲舉哀，廢朝五日，贈太尉，復封梁王，諡曰宣。追封崇訓魯王，諡曰忠。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。睿宗立，以父子皆逆節，斲棺暴尸，夷其墓。

懿宗以司農卿爵爲郡王，歷懷、洛二州刺史。神功元年，孫萬榮敗王孝傑兵，詔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討之，而婁師德、沙吒忠義並爲總管，兵凡二十萬，次趙州。懿宗聞賊且至，懼不知所出，欲棄軍走，或勸曰：「賊雖衆，無輜載，以鈔剽爲命，若按兵老之，擊其歸，可成大功。」懿宗不暇計，退保相州，賊遂進屠趙州。後萬榮死，懿宗復與婁師德撫循河北，人有自賊中歸者，一切抵死，先剔取膽，乃殺之，血沫前，而舉動自如。始萬榮入寇也，別帥何阿小陷冀州，殺人無餘種，以懿宗暴忍似之，故號稱「兩何」，相語曰：「唯此兩何，殺人最多。」初，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獄，誅大臣王公，皆深排巧引，內刑塹中，無有脫者。其險酷雖周、來等不能繼也。神龍初，遷太子詹事，終懷州刺史。

攸暨自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累遷右衛大將軍。天授中，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，實封戶六百。遷麟臺監司祀卿。長安中，降王壽春，加特進。中宗時，拜司徒，復王定，加戶千。固辭，進開府儀同三司。延秀之誅，降楚國公。攸暨沈謹和厚，於時無忤，專自奉養而已。景龍中卒，贈太尉，并州大都督，還定王，謚曰忠簡。坐公主大逆，夷其墓。

韋溫者，中宗廢后庶人從父兄也。后父玄貞，歷普州參軍事，以女爲皇太子妃，故擢累豫州刺史。帝幽廬陵，玄貞流死欽州，妻崔爲蠻首甯承所殺，四子洵、浩、洞、泚同死容州，后二女弟逃還京師。帝復政，是日詔贈玄貞上洛郡王、太師、雍州牧、益州大都督，溫父玄儼魯國公、特進、并州大都督。遣使者迎玄貞喪，詔廣州都督周仁軌討甯承，斬其首祭崔柩，官仁軌左羽林大將軍，汝南郡公。柩至，帝與后登長樂宮望而哭，贈鄴王，謚文獻，號廟曰褒德，陵曰榮先，置令丞，給百戶掃除。贈洵吏部尚書，汝南郡王，浩太常卿、武陵郡，洞衛尉卿、淮陽郡，泚太僕卿、上蔡郡，並葬京師。

溫初試吏，坐贓斥。神龍初，擢宗正卿，遷禮部尚書，封魯國公。弟潛，自洛州戶曹參軍事連拜左羽林大將軍，曹國公。后大妹嫁陸頌，進國子祭酒。仲妹嫁嗣虢王邕。潛子捷尚成安公主，溫從弟濯尚定安公主，並拜駙馬都尉，捷爲右羽林將軍。景龍三年，溫以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，遙領揚州大都督。溫既見天下事在手，欲自殖以牢其權，引用友黨不相一，公卿雖畏伏，然溫無能，不如諸武凶而熾也。

潛初兼脩文館大學士，時熒惑久留羽林，后惡之，方潛從至溫泉，后毒殺之以塞變，厚贈司徒、并州大都督。潛兄弟頗以文詞進，帝方盛選文章侍從，與賦詩相娛樂，潛雖爲學士，常在北軍，無所造作。

有富商抵罪，萬年令李令質按之。濯馳救，令質不從，毀於帝。帝召令質至，左右爲恐，令質從容曰：「濯於賊非親，但以貨爲請，濯雖勢重，不如守陛下法，死無恨。」帝釋不責。

帝崩，后專政，畏有變，敕溫盡總內外兵，守省中。又以從子播、捷從弟躋、高、嵩分領左右羽林軍。溫與宗楚客、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讖，韋氏當受命，謀殺少帝，內憚相王、太平公主屬尊，欲先除之，然後發其謀。而玄宗兵夜起，將軍葛福順攻玄武門，入羽林，斬播、躋、高、嵩，梟首以徇，軍中相率而應，無敢後。后死，遲旦斬溫，分捕諸韋子弟，無少長皆斬。

周仁軌者，京兆萬年人，后母族也。方爲并州長史，殘酷嗜殺戮。異日，見堂下有斷臂，惡之，送于野，數昔往視，故在。是月，韋后敗，使者誅仁軌，刑人舉刀，仁軌承以臂，墮地，乃悟。

睿宗夷玄貞、洵墳墓，民盜取寶玉略盡。天寶九載，復詔發掘，長安尉薛榮先往視，冢銘載葬日月，與發冢日月正同，而陵與尉名合云。

王仁皎字鳴鶴，玄宗廢后父也。景龍中，以將帥舉，授甘泉府果毅，遷左衛中郎將。帝卽位，以后故，擢將作大匠，進累開府儀同三司，封祁國公，食戶三百。仁皎避職不事，委遠名譽，厚奉養，積媵妾貲貨而已。卒，年六十九，贈太尉、益州大都督，諡昭宣。官爲治葬。柩行，帝御望春亭過喪。詔張說文其碑，帝爲題石。

子守一，與后孿生，帝微時與雅舊，後詔尙清陽公主。從討太平主有功，由尙乘奉御遷殿中少監、晉國公，累進太子少保，襲父爵，被遇良渥。后廢，貶柳州別駕，至藍田，賜死。守一杳墨無顧藉，財蓄巨萬，皆籍入于官。

楊國忠，太真妃之從祖兄，張易之之出也。嗜飲博，數丐貸于人，無行檢，不爲姻族齒。年三十從蜀軍，以屯優當遷，節度使張宥惡其人，答屈之，然卒以優爲新都尉。罷去，益困，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。從父玄琰死蜀州，國忠護視其家，因與妹通，所謂虢國夫人者。哀其貧，至成都擄蒲，一日費輒盡，乃亡去。久之，調扶風尉，不得志。復入蜀，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，聞楊氏新有寵，思有以結納之爲奧助，使仲通之長安，仲通辭，以國忠見，幹貌頎峻，口辯給，兼瓊喜，表爲推官，使部春貢長安。將行，告曰：「卿有一日糧，君至，可取之也。」國忠至，乃得蜀貨百萬，卽大喜。至京師，見羣女弟，致贈遺。於時虢國新寡，國忠多分賂，宣淫不止。諸楊曰爲兼瓊譽，而言國忠善擄蒲，玄宗引見，擢金吾兵曹參軍、閑廩判官。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，用其力也。國忠稍入供奉，常後出，專主蒲簿，計算鉤畫，分銖不誤，帝悅曰：「度支郎才也。」累遷監察御史。

李林甫與韋堅等獄，欲危太子，獄事畏卻，以國忠怙寵，搏鷺可用，倚之使按劾。國忠乃慘文峭詆，逮繫連年，誣讎被誅者百餘族，度可以危太子者，先林甫意陷之，皆中所欲。林甫方深阻固位，陰爲指嚮，故國忠乘以爲姦，肆意無所憚。虢國居中用事，帝所好惡，國忠必探知其微，帝以爲能，擢兼度支員外郎。遷不淹年，領十五餘使，林甫始惡之。

天寶七載，擢給事中、兼御史中丞，專判度支。會三妹封國夫人，兄銛擢鴻臚卿，與國忠皆列榮戟，而第舍華僭，彌跨郡邑。時海內豐熾，州縣粟帛舉巨萬，國忠因言：「古者二十七年耕，餘九年食，今天置太平，請在所出滯積，變輕齎，內富京師。」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、地課易布帛，以充天子禁藏。明年，帝詔百官觀庫物，積如丘山，賜羣臣各有差，錫國忠紫衣、金魚，知太府卿事。

初，楊慎矜引王鉷爲御史中丞，已而有隙。鉷挾國忠共劾慎矜，抵不道誅。由是權傾中外。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，國忠卽誣奏京兆尹 蕭昊，御史中丞宋渾，逐之，皆林甫所厚善，林甫不能救，遂結怨。鉷寵方渥，位勢在國忠右，國忠忌之，因邢粹事，構鉷誅死，已代爲京兆尹，悉領其使。卽窮劾支黨，引林甫交私狀，牽連左逮，數以聞，帝始厭林甫，疏薄之。

先此，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，帝欲討之，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，率兵六萬討之。戰瀘川，舉軍沒，獨仲通挺身免。時國忠兼兵部侍郎，素德仲通，爲匿其敗，更敘戰功，使白衣領職。因自請兼領劍南，詔拜劍南節度、支度、營田副大使，知節度事。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，開幕府，引寶華、張漸、宋昱、鄭昂、魏仲犀等自佐，而留京師。帝再幸左藏庫，班賚百官。出納判官魏仲犀言：「鳳集通訓門。」門直庫西，有詔改爲鳳皇門，進仲犀